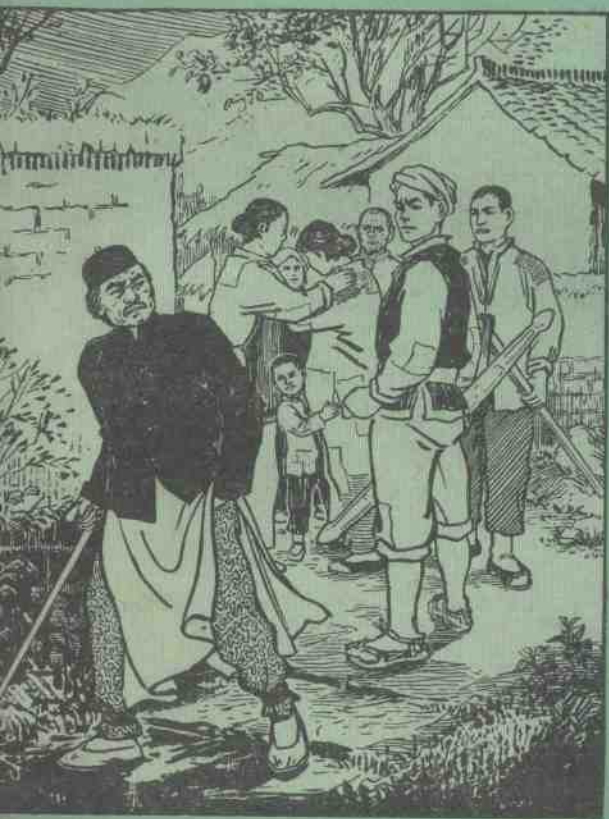


一滴血泪一笔仇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阶级敌人罪行录

一滴血泪一笔仇

中共宁都县委宣传部写作小组编写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南昌

一滴血泪一笔仇

中共宁都县委宣传部写作小组编写

*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三纬路11号)

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: 2347

开本: 787×1092 耗 1/36·印张: 1·字数: 9,700

1964年3月第一版 1965年4月第二版

1965年6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

印数: 12,501—42,500册

统一书号: T 3110·239

定 价: 0.09 元

目 录

- 一、雪坑的“黄斑虎” 2
- 二、架在农民脖子上的三把刀 6
- 三、进得去出不来的铁门槛 16
- 四、亲不亲看金银 21
- 五、道地的“土皇帝” 24

从宁都县城坐汽车经过宁河大桥，沿瑞宁公路走四十华里，就到了长胜公社。这里，地势开阔，人烟稠密，土质肥沃。公路纵贯南北，长胜大桥飞架在琴江两岸。走马陂的水由北蜿蜒而来，渠道纵横交错，灌溉着万顷良田。早晨，茁壮的秧苗，闪烁着颗颗晶莹的露珠，迎着朝阳欢笑。田野上，拖拉机往来奔驰。入夜，水力发电站的马达响声隆隆，村村户户，灯火辉煌。广播筒里，传出了《社会主义好》的歌曲。啊！好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景。

谁想到，就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，解放以前却豺狼当道，到处流着劳动

人民的血和泪！

自紅軍北上抗日以后，这个经历过革命风暴的地区，又陷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統治。地主、恶霸、土匪、流氓，又从新騎在人民的头上，对工农羣众的政治压迫和經濟剝削比以前更加残酷。正是：地主恶霸罪如山，千笔万紙写不完，人民流尽辛酸泪，日日夜夜盼解放。这里，我們紀实的是解放前这个地区的大恶霸、大地主黃华贊的滔天罪行。

雪坑的“黃斑虎”

解放前，宁都县雪坑、瓦子塘一带的“土皇帝”——恶霸地主黃华贊，原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流氓。他整天賭館进、烟館出，学会了一套偷、拐、詐騙的手段，因

此，得到了栗山地主胡振財的賞識。他跟胡振財販賣鴉片，跑龙岩，走汀洲。一九二三年，在長勝圩地頭蛇的支持下，他當上了鴉片伢人。就在這年冬天，心毒手辣的黃華贊，見錢財起歹意，干起了謀財害命的勾當。當時福建寧化有個姓陳的商人常來長勝，黃華贊就千方百計套騙這個客商到他家落腳。有一次，姓陳的商人帶了一千多塊銀洋來寧都取貨，黃華贊就密遣爪牙，埋伏在地勢險要、山深林密的草鞋嶺，殺了這一客商。連同寄存在黃家“黑店”中的銀洋，共是三千多塊，全都落入黃華贊囊中。這次得手以後，黃華贊又連續殺害了一個錫匠，一個布客。象這樣血淋淋的事，算起來還有幾筆。雙手沾滿鮮血的黃華贊，靠着謀財害命起家，一躍而成為長勝的頭面人物。

在那豺狼当道、魔鬼称雄的旧社会，多少杀人的劊子手横行乡里，多少善良的劳动人民无辜地死去。

一九二九年，春雷一响，革命的风暴席卷了长胜，人民的救星来了！毛主席的队伍来了！革命的烈火在燃烧着。土豪、劣绅、土匪、流氓，惶惶然若丧家之犬，东逃西窜；害怕人民惩罚的黄华赞，也夹起尾巴溜到赣州去了。

一九三四年，红军北上抗日，黄华赞这只豺狼跟着国民党匪军又回到了长胜。他纠集土豪劣绅、地痞流氓，为其族侄、反动军官黄镇中扩张势力，大肆洗劫我红军干部家产，疯狂地屠杀革命人民；黄镇中也极力支持黄华赞。他们互相勾结，狼狈为奸，飞扬跋扈，黄镇中一步步当上了伪旅长、伪豫章山区绥靖司令官、

伪江西省第八区督察专员、党务特派员兼保安司令。因此，黄华赞也发展成为一个霸占着五千多担谷田（四担谷田合一亩）、十多处庄屋、九家店房、万贯家财的“土皇帝”。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培植着这样一些恶棍，支撑着它那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。在那白色恐怖时期，长胜这个地方的劳动人民，真是家无隔夜粮，路有行人泪。仅就不完全统计，先后被黄华赞洗劫过的家庭就有四十多户，被他亲手杀害的就有十四人之多，被他弄得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有十多户。老革命黄华毕，在路上被黄华赞打得半死，口吐鲜血，抬回家四天就死了。这是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深仇大恨啊！

雪坑、瓦子塘等地的劳动人民，回想起当年“遍地淌血泪，白骨蔽丘山”的日

子，回想起惡霸黃華贊耀武揚威返乡的日子，就不禁刻骨仇恨，义憤填膺。他們說：“自从出了‘黃斑虎’（指黃華贊），簡直把雪坑变成了‘血坑’啊！”人們常用“老虎”来比拟那种残忍成性的人，惡霸地主黃華贊被当地羣众叫作“黃斑虎”，的确恰当不过。

架在农民脖子上的三把刀

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統治，是大地主、大銀行家、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統治。軍閥、官僚、土豪劣紳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，是地主中特別凶惡者。依仗国民党的反动統治，而又熟悉封建剝削形式的黃華贊，在兼并土地和重利盘剝方面，手段是十分毒辣的，花样是变化多端的。

黃家的土地，絕大部分都是採取賤買、抵押、明搶、暗占等方式奪來的。他以賤價強買土地，以抵債典押良田。為了使他的土地連成片，他用堵缺、放水等野蠻手段，使別人的庄稼天旱時干死，漲水時淹死，逼得別人不得不將土地交給他。甚至还硬占別人的土地，如農民劉麟耀有一塊地，已經種下番薯，黃華贊故意派人去鋤了一遍草，秋收時，就說是他的，結果番薯被他搶走了，土地也被他霸去了。現長勝公社赤塘大隊的一千多亩土地，有大部分過去都被黃華贊所霸占。解放前，上西坑塘村有二十多戶貧農、下中農，他們的土地被黃華贊霸去的就有一百多亩。羣眾說：“當時真是白天打搶，暗無天日！”

在地租剝削方面，“黃斑虎”也是極

端残酷的。他采取租賃結合、双管齐下的办法。限期交租，过期未交，就本生息，利滾利，息生息。在他的高利盘剥下，农民終年劳累，不得一飽，真是“禾镰挂上壁，佃戶沒得吃”。

栗山农民揭綉伯，租了黃华贊四十担谷田。按一般年成，这四十担谷田，只能收到二十四、五担谷子，可每年的租谷就要交十六担。一九四六年上半年遭水災，下半年又遭旱災，田里顆粒无收。那年的租子沒有交清，黃华贊就把这十六担租轉本取利，利上滾利。由于一年租欠，弄得揭綉伯傾家蕩产，卖了自己仅有的十担谷田，才把这笔閻王債交清。

罗子塘农民伍高福，因孩子多，生活困难，向黃华贊租了二十多担谷田。由于天災人禍，有两年沒有把租子交清。黃华

贊就几次逼債，逼得他骨肉离散，六个孩子卖了五个。

旧社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，多如牛毛。加以天灾人祸，贫苦的农民是“挖肉补疮”，以新債填旧欠。而重利盘剥又是黄华贊最主要最毒辣的剥削手段。农民說他的高利貸是一把杀人不見血的刀。他放債，除了年利、月利以外，还有圩圩利、日日利、加十利。他由錢轉物，由物轉錢，随时变换，什么对他有利，他就轉什么。羣众把它比做碾磨石，轉来轉去，把人的骨头都碾成粉。他还放长綫釣大魚，看人放債，摸底取債。当你还得起的时候，他又不要你还，当你还不起的时候，他就登門催逼，要你拿田、拿屋抵債。有时还硬訛軟詐，用旧借据要你还第二道。总之，要使得你傾家蕩产。羣众說：“黄

华贊是开头假惺惺，后来一包針。人人都道鋼刀利，黃华贊的高利貸比鋼刀还要利十分。”一九四八年，他的債戶就有两千多戶，仅高利貸收入就有五万多块銀洋。这每一块钱都浸透了劳动人民的血和泪。讓我們千中挑一地举几个事例，来看看黃华贊榨取农民是怎样的狠毒。

赤塘龙窝里，农民伍細滿子，借了黃华贊两担花生錢（折合五块銀洋）。不到两年時間，就变成了二十块。伍細滿子起早摸黑，拚死拚活，终于把这笔倒灶債还清了。当他向黃华贊要回字約时，黃华贊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哎呀，老弟！你家里那么苦，一道都还不清，还要你还第二道？現在字約不在身边，以后找到再給你。”这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就这样被騙了。过了两年，黃华贊却拿出那张老借据

問伍細滿子要錢。細滿子大吃一驚，說：“不是早已還清了嗎？”他眼一翻，臉一沉，說：“你什麼時候還清了？要是不還，皮都要剝掉你的！”旁边的狗腿子用鉄算盤一打，二十塊銀洋變成了五百塊。唉！這樣的世道，有理無處說，有冤沒處伸。伍細滿子被迫把家里十多担谷田和一間房屋全部給了黃華贊。一九四七年，連自己的妻子也被搶去抵了債。就這樣算下來，也還要欠他五十塊銀洋。一九四八年三月，“黃斑虎”又唆使偽鄉長、偽保長抓了伍細滿子當壯丁，從此他就音信杳無，生死不明。伍細滿子的悲慘遭遇是惡霸地主黃華贊造成的，是罪惡的封建制度造成的，是國民黨反動統治造成的。

下面我們再說一件事。一九三四年冬，紅軍北上抗日，黃華贊回來後，誣說

新圩人牵了他家一头牛。他就要狗腿子黄才先在田野里随便牵了一头水牛婆来作抵偿。经狗腿子的手，把这头牛租给胡竹潭村的农民揭平福，每年收谷六担。第二年，这头牛下了崽，黄华赞就把牛婆牵回去了。恰值数九寒天，小牛受冻死去，黄华赞要揭平福赔偿。一头小小的死牛，折成了四十担谷子，过后，又将谷子折成一百块银洋，再驴打滚，利加利，到夏收时，本利变成了二百多块。再将这些银洋转为一百多担谷子，到下半年，又将谷转成花生。一年多，这头死去的小牛，便价值千元。黄华赞见揭平福有些家产，便天天逼债，一头小牛竟夺去了揭平福四十二担谷田和两间房屋。揭家被害得倾家荡产了！为了糊口，平福不得不到外村给地主打长工，家里老小，天天上山打柴、摘野

果子，下河捞虾公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。平福做了两年长工，又受地主的虐待，只好回家改挑长担，赚点脚力钱，一直挣扎到解放，才翻了身、出了头。

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，说来真是惊人，竟有为了一句笑话而弄得倾家荡产、妻离子散的事。有一天，黄华赞骑马路过许士山的田边，当时许士山在田里做事，见他过来了就笑笑地说：“华赞叔，借两担花生钱给我做点生意吧！”黄华赞哼了一声，扬鞭就走了。过了一年，黄华赞到许士山家里要债，许士山起初大吃一惊，楞了半天，才明白过来，说：“那次在田里是和你开玩笑的呀！”黄华赞把脸一沉，气汹汹地说：“谁跟你开玩笑？要不还，给你点厉害看！”说着，就叫狗腿子捆绑许士山。许士山家里穷，连饭都吃